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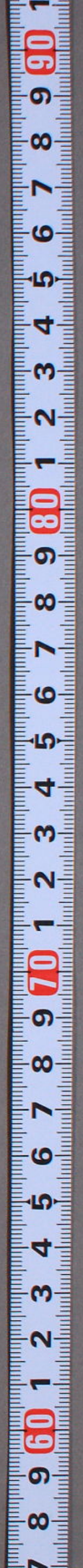


史記

列傳身廿一
五十四

史記同昌寺題名
沈中 李賢
袁春昂 許
石 許 許
高金 吳

服部文庫
117
1327
13



127
13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曆。秦時為御史主柱下

方書。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

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待立。恒在殿柱之

下。姚氏以為下。云：明習天下圖書計籍。主郡上計。則方

書者是也。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

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索隱曰：小顏身長太肥。白

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

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

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常山守。從淮

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

漢曆三年刊

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文穎曰：計相，一曰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張晏曰：以列侯典計，故號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為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是時蕭非久施也。索隱曰：謂改計相之名，更名主計。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筭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

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

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索隱曰：官名也。職，主也。志，旗幟也。謂掌旗幟之官也。音昌。志反。

周苛為客。張晏曰：謂帳下賓客不掌官。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

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

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

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

怒，烹周苛。徐廣曰：四也。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常從

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為汾陰侯。

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昌為人彊力，敢直

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

姬昌還走。高帝遂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言難也。以口吃，故重言。期期，真處雖近，詭然正得情狀。曰：臣期期不奉詔。董份曰：馬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璜曰：方與縣令。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

史趙堯年雖少，然竒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

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正義曰：古用簡牘，書有錯謬，以刀削之，故號曰刀筆吏。

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

群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

非為趙王年少，而戚夫人与吕后有卻邪，備萬歲之後

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索隱

曰：謂不知其計所出也。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吕后

太子，群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

群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

自吕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

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曰正義

譚世論云使周相趙不如使取呂后家女為妃令戚夫人善事呂后則如意無弊也周昌泣曰臣

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

曰吾極知其左遷索隱曰諸侯王表有左官之律常昭

故謂貶秩為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

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

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

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堯亦前有軍

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徐廣

曰十一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

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

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

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高后使使

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

不朝見三歲而死索隱曰漢書列傳言周昌諡悼傳子

病久之亦死後五歲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

然愧荀息矣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以廣阿

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

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

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籍，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諡懿侯。曾孫越人，元鼎二年為太常。

生酒酸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歸有光曰：漢書云：高后崩，與大臣共誅呂后，紀漢書為是。

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文穎曰：緒，尋也。或曰：緒，業也。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凶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

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也。以定十二月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瓚曰：謂以此故取類與條令也。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得宜，此之謂順。晉灼曰：若，預及之辭。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土

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

人為中候張晏曰所選保任者也大為姦利上以讓蒼蒼

遂病免蒼為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謚為

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徐廣曰一作類音贖代為侯八年坐

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

生蒼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蒼子復長及孫類長六尺

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

母妻妾以百數常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駢案如淳曰材官之

之故曰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從擊黥布軍為

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

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

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

相徐廣曰後二年八月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

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

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

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正義曰今易州界武陽城中東南隅故城是也

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

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

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

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令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

自紕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墀垣。服虔曰：宮外垣也。如嘉聞。淳曰：墀音畏。悞之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正義曰：自歸。帝首露。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墀垣。故他官居其中。索隱曰：漢書作死官。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為節侯。子共侯茂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徐廣曰：一本無此。去病而云共侯。茂。子侯。史代。六歲。坐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

史一作更恐非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徐廣曰陶青高

祖功臣陶舍之子也謚夷劉舍本項氏親也賜姓劉氏父襄佐高祖有功含謚哀侯及今上時柏

至侯許昌徐廣曰高祖功臣平棘侯薛澤徐廣曰高祖功臣廣平侯

薛歐之孫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徐廣曰高祖功臣莊不識之孫高陵侯趙

周徐廣曰周父夷吾為楚王戊太傅諫爭而死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妮

索隱曰妮音側角反小顏云持整之貌漢書作躡躡廉謹為丞相備負而已無

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楊慎曰此因張蒼并及昌及中屠一等躡直與陳乎傳王陵同皆變體之妙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

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項曆何哉周昌

木彊人也任敖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

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名千秋卒而有常丞相代

索隱曰自車千秋以下皆褚先生等所記

常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

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

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常丞相言曰我即為

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

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

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爲
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常丞相卒有魏丞相

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
令諸吏帶劔帶劔前奏事或有不帶劔者當入奏事
至乃借劔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名廣丞相
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
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
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
也而丞相司直繁君音婆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

以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
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
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
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
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爲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
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
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爲列侯而因爲丞相明於事
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
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爲吏至

何上別有是字

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姦賊免為庶人邴丞相
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常丞相魏
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
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為丞相何見之明
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為吏至潁川太守治
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
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
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內
侯黃金百斤徵為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為治

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為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
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
相去御史大夫常玄成代

常丞相玄成者即前常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
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為吏至衛尉徙為太子
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名廣德也為御史大夫于丞相乞
骸骨免而為丞相因封故邑為扶陽侯數年病死孝
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
沉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為侯代父而後失
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為丞相世間美之

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常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為郎而補博士拜為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為光祿勳居殿中為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為御史大夫歲餘常丞相死匡君代為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

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

徐廣曰微一作微

然多至御史

大夫即去者諸為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

物故也

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

或乃陰私相毀

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為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常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危不得者衆甚也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終

史記九十六

萬曆二年刊

史記丞相列傳第三十六終

易家一百九十九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七

酈生食其者正義曰曆陳留高陽人也索隱曰高陽屬陳留圍縣好

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之貌也晉灼曰落魄落

託義為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

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正義曰徇畧也過高陽者數十

人酈生問其將皆握齟應劭曰握齟急促貌好奇禮索隱曰案苛亦作荷賈達

云苛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

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

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傑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

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

傑一作俊

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徐廣曰：二世三年二月。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索隱曰：邊牀曰倨。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

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烏合一作厓合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張敖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

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曰此所以起酈生說辭也天之天者大言也傳蓋傳其態得其口酈生因曰臣聞知天
之天者主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主事不可成王者以
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索隱曰案此語出管子夫敖倉天下
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按陳留多積粟故倉藏粟甚多舉因
酈生一言以取之誠得取天下大計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廼引而東
今適卒分守成臯索隱曰適卒即所謂適戍也此乃天所以資漢也
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
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
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

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大行之道距
蜚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案蜚狐在代郡西南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
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
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閭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
下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
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
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廼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
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
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
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

萬曆三年九月
史記卷一百一十二
三
黃昏四百七十

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索隱曰。案舟也。楊慎曰。此兩語氣。謂動人所謂天之福也。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刻而不能授。孟康曰。刻。斷無復廉。鑄也。贊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以封其人也。攻城得

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索隱曰。北魏。謂魏豹。在河北也。亦謂之西魏。此蚩尤之兵也。非人力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酈生賣已。

廼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齊王遂亨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索隱曰地理志武遂屬河間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索隱曰趙他為南越尉故曰尉他他音馳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

王陸生至尉他魁結索隱曰魁直追反結音計謂為髻一撮以椎而結之故字從結二字

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索隱曰趙地今是下反天性楊慎曰反天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

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索隱曰案崔浩云抗對也衡車扼上橫木也抗衡言兩衡相對拒率不相避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

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

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

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按恐動他處在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索隱曰：蘇林音厥，禮記子夏蹶然而起，埤蒼云蹶起也。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輦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

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渠音詎，○索隱曰：漢書作遜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師古曰：無底，曰橐，言其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囊。蘇林曰：非橐中，裝橐，齋行故曰橐中裝。他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也。陸生卒拜尉，他爲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

越上別有南字

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
變，卒滅趙氏。索隱曰：案常昭云：秦伯繫後與趙同出，非
廉造父有功，周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趙。
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高帝不憚而有慙色。廼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
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廼粗述存
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
呼萬歲。楊慎曰：左右呼萬歲，幸其回，豈復有此心向道也？今人豈復有此。號其書曰新語。孝
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
度不能爭之，廼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正義曰：雍州縣也。以家馬有五男，廼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

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
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徐廣曰：汝過一作公。
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
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見不
鮮。索隱曰：數見謂時來見不鮮，言必令鮮美，作食莫
鮮，令見不鮮之物也。漢書作數擊鮮。○楊慎曰：數見不
鮮，恐其久而厭也。註非漢書改擊鮮，尤非無久，淵公爲
也。待其身如密子，亦如密也。言無久厭，公止接上句數
見不鮮意。無久，恩公爲也。呂太后時，主諸呂，諸呂擅權，
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
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漢書音義曰：請若問起居。直入坐，而陳丞
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

別重權不分三字

甚

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徐廣曰：務一作豫。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按生一言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而定社稷。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廼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廼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盛。漢書音義曰：言

狼籍甚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言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辜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黥布列傳無此語。平原君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

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母在故義不知君。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帝昭曰：衣服曰稅，稅當為繼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

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索隱曰：按佞幸傳云：高祖時有籍孺，孝惠時有閔籍孺，誤也。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索隱曰：小顏云：謂與諸呂相知情義深重也。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

萬曆二年刊

列一作劉

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刎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廼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廼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劉辰翁曰此以書也殆子長好而存之○楊慎曰謁刺名也古之門狀今日拜帖○歸有光曰其文類褚先生增入者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

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

側注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

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

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

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

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

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

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

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

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與天下

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
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
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
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
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
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
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
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
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
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

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
獨爲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
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
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此夜半
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
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
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
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
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

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廼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其論之。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終 史記九十七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陽陵侯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索隱曰：按

橫陽邑名在韓從攻安陽杠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

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

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從入漢中，遷為右驍將。從定三

秦，賜食邑雕陰。徐廣曰：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賜爵

通德侯。從擊項冠，屠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赦下。

徐廣曰：赦舍之下。益食邑，屬淮陰。索隱曰：張晏云：信將為擊破

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索隱曰：博，益食邑，因

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

及一作反恐非

須別作項是
二十一作三十

十人一作十人

二人別作一人

所食為齊右丞相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五歲為齊相國

正義曰為齊相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

會擊豨如淳曰既為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索隱曰孔文祥云邊境有二歲為

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謚為景侯子須侯精立二十

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二十一年坐

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斬歙以中涓從起宛胸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

軍毫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徐廣曰將一作侯首五十

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

車司馬二人張晏曰主官車騎長一人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

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為騎都

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

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

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

擊邢說軍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菑南徐廣曰今日考城破之身得

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

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

趙將賁郝音肥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

二百五十四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

黃真四頁六十八

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

下邳鄆別下平陽徐廣曰鄆有平陽城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

郡守各一人孟康曰將兵郡守降鄆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

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以臯南擊絕

楚饒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略地東至繒郟

下邳索隱曰地理志給屬東海南至蘄竹邑索隱曰二邑名擊項悍濟陽下

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

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索隱曰共敖子共敖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

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

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

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

相敞破之索隱曰小類云侯敞也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

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

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

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歎

卒謚為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索隱曰事

役使也謂使人遠律數多也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崩成侯縲者索隱曰縲三蒼云崩在城父縲音裴漢書作縲從崩發邑今本作管割之崩非也

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

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正義曰雍州涇陽縣西北池陽故城東絕

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

無離上心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鴻溝以縹為信武侯戰不利不敢離上

以縹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縹為

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

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

楊慎曰語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近婦人

文五年縹以壽終謚為貞侯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

景中二年封縹子居代侯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縹子應為爵侯謚康中二年

太史公曰陽陵侯傳寬信武侯斬欽皆高爵徐廣曰一

一本皆從高祖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

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縹操心堅正身

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徐廣曰此一作

比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傳斬蒯成列傳第三十八終

史記九十八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唐順之日敬傳只叔四事皆古今大事也此等傳似不為本人但為漢叙事耳

漢五年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孟康曰輅音胡

格反輓音晚。索隱曰輓者牽也輅者鹿車前橫木二人前輓一人後推之衣其羊裘見齊

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

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

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

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

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德累善十

有餘世公劉遷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校馬箠居

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傳相焉。適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楊慎曰：南宮適子曰昔周成王之十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 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索隱曰：索謂使離者相附也。 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

別本無擊字

服効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其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師古曰：天府，聚也。蓋豐沛本文武之西周，而秦竊據之耳。 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

萬曆三年刊
已刊
二
四百七十四

蓋其肱張晏曰肱喉龍也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陸
不入關而都秦秦之故地。此亦蓋天下之肱而拊其背
也。高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
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
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
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索隱曰。按張
之始以其首謀都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
關中。故號奉春君。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
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
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

已

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
竒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匈
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
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
出竒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
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嘗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
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
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
十萬。應劭曰。口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
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

高祖二年刊
已刊文
三
宋書四三六

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願為柰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按敬創此說，其甲中也。國而為後世禍不淺。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柰何棄

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

河南白羊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索隱曰：河南者案在朔方之河南，當並匈奴地也。今亦謂之新秦中。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

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劉辰翁曰：新破少民，與百萬可地，其又自相忤，故知說士不足憑也。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

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比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

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

萬曆二年刊 史記列傳卷三十一 日 宋趙四百六十四

術也。上曰善。廼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

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

斬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

將即反。罪死無赦。贊曰。將謂逆亂也。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

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

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

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盜

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

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

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

之。廼賜叔孫通帛二十四疋。衣一襲。索隱曰。案國語謂之稱也。一猶杜預云。衣單複。

具云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

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廼亡去之薛。

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

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

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

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廼變其服。服短衣。楚製。索隱曰。案

刑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

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群盜壯

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獵，何也？」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關乎？故先言斬將，奉旗之士。」
贗曰：「取曰：『奉楚辭。』」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
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義曰：「稷，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

今別作令

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今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
邵寶曰：「二生尚矣，然則禮與其興也，寧漢高不能行矣。夏之忠，商之質，何不可哉？苟簡且易，漢儀是采秦苛，既除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驕復誦之。』此通罪也。」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姓矣，無汗我。叔孫通笑曰：「若真

隸

隸 注同 字與云同隸

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

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反翽案如淳曰置設綿蕞

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群臣習隸索隱曰表位為蕞又纂文云蕞今之蕞字也愷音即悅反

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十

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

陸陸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

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索隱曰蘇

官執職傳警徐廣曰一作幟也索隱曰職音職傳警者

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索隱曰姚

士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

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諱失禮

漢曆三年刊 史已又系刊 卷之七 頁金 五百一十八

者於是高帝曰吾廼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廼拜叔孫
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
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
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廼皆喜曰叔孫生誠
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子
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
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
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
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
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
一作淡翻案如淳曰食

無萊茹為啖其可背矣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

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
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柰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
聽公言及上置酒兒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廼遂
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廼謂叔孫生曰先帝
園陵寢廟群臣莫能習徙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
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東朝
長樂宮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
興樂宮也漢太后常居之及間往來數蹕煩人
索隱曰韋昭云蹕止人行也長樂朱
央宮東相去稍遠間往謂非時也廼作複道高昭曰
閣道也
方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

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柰何令後世子孫
乘宗廟道上行哉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復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孝惠帝大懼
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
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
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按此長君過而輕用上廼民力叔孫真盜儒哉
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復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
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
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廼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

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
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
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
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音屈道固委蛇
音移蓋謂是乎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終 史記九十九

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

師古曰任謂任使其氣力俠之言挾也以權力輔人也如

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

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

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劉辰翁曰此周氏是能用朱家者而其後朱家

聞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

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季布衣褐衣置廣柳

車中服虔曰東郡謂廣柳車為柳鄧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索隱曰鄧展

所說事義相協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

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

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輜車之洛陽。索隱曰：案謂輕車一馬車也。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比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閒，果言如

侯一作公

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侯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撻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索隱曰：因酒難近。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之六十四

二

五十四百八

性謂之使酒
即酣酒也

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

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

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

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

之有以闕陛下也上默然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

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

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
耀也文穎曰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事較請託金

錢以自顧事貴人趙同等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
馬遷以其父名談改之與竇長君

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

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張晏曰欲使竇長
君為介於布請見竇

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

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

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

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

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

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

揚之也季布第季心徐廣曰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

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

索隱曰長事袁絲第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索

盜字絲日漢書作中尉郵都中尉司馬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

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
丁公為楚將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
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
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
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
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樂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索隱曰謂
居家之人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漢書音義曰酒家
無官職也故謂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賣為
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

曰

徒一作徒

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
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
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
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
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
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烹之方提趣湯徐廣曰趣
一作走索隱曰
趣音娶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
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
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
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之六十四 四 易茲四百三十三

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
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
誅滅之徐廣曰小一作峭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
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
時為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
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
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為燕相燕
齊之間皆為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
賁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履典軍

然下別有至字

徐廣曰履一作屨一曰履駟案孟舉旗者數矣可謂壯
康曰履履蹈之也贊曰屨數也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
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
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徐廣曰或非
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徐廣曰復一作董○按欒布
此太史公亦用自寓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如淳曰非死者難不自
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終

史記一百

萬曆二年刊

史記卷一百九十二

五

易玄一百九十二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為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

曰盎為兄所保任故得為中郎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

恭。常自送之。徐廣曰自一作目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

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

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

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

劉宋四百五十五

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素益曰吾
與而兄善。今兄廷毀我。益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
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
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素益明絳侯
無罪。絳侯得釋。益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益結交。淮南厲
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素益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
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
反事覺。沿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轎車傳送。
素益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
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

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
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益入
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益曰。上自寬。此往事。
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楊
曰。謂有高行不足毀名。正是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
益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驥。不解衣。
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
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
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贊曰。大臣共誅
諸呂禍福尚未
可知故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

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盜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盜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抗慨宦者趙同徐廣曰漢書作談字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盜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索隱曰案漢書舊儀云持節夾乘與騎從者則云帝侍騎也說盜曰徐廣曰說一作謀君與闕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

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

阪袁盎騎並車擊轡上曰將軍怯邪。盜曰臣聞千金之

子坐不垂堂。索隱曰臨堂邊垂恐墮也百金之子不騎衡。徐廣曰一作行

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索隱曰衡木行馬也。騎音奇纂要云宮殿四面欄縱者云欄橫者云楯

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駢。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馳下

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

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

郎署。長布席。正義曰蘇林云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袁盎引卻慎夫人坐。

師古曰如謂退而卑之也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盜因

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

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盡乎。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盜金五十斤。然素盜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案以孝文時直諫尚不容况他主耶調為隴西都尉。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盜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効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何。師曰無何言更無餘事也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盜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盜，盜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盜，袁盜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

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盜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盜即跪說。按漢書作起說，是今史本多作說，義難通。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盜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

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蓋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盜去蓋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素盜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丞史丞及史也夫素盜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盜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索隱曰素謂有絕吳反心也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素盜不宜有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素盜者素盜恐夜見寶嬰為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

狀寶嬰入言上上乃召素盜入見鼂錯在前及盜請辟人賜間錯去固恨甚素盜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素盜為太常寶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素盜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盜軍中素盜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盜侍兒文穎曰婢也盜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素盜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素盜使吳見守從史

適為守盜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
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馬夜引袁盎起
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為者
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
親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
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如淳曰張音帳
幕也決之以出也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
節毛懷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駢馳去文穎曰梁者也或曰得梁馬馳去也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
禮為楚王袁盎為楚相掌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

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鬪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
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如淳曰博徒
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
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
叩門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贊曰凡人於赴難濟危多以有父母為解
不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
數騎徐廣曰常一作詳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
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
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索隱曰案以盎之言其後立梁王
絕也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東問袁

盜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

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備之

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培生所問占徐廣曰培善術者韋昭曰培姓也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盜

安陵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索隱曰鼂音朝錯音厝案鼂氏出南陽今西鄂鼂氏自謂子鼂之後也

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也索隱曰軹縣人張恢先生與

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百石史

主故事索隱曰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錯為人峭直

刻深韋昭曰術岸高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

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

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正義曰衛宏詔定古

文尚書序云徵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鼂錯往讀之

年九十餘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

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

說按古人學輒有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服虔

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

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

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

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

史錯常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徐廣曰九作公法令

萬曆二年刊 已巳 卷之四十一 七

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
太上廟墼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墼垣。
索隱曰：墼謂墻外之短垣也。音而緣及。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
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閒，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
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墼中垣，
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
先請為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
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徐廣曰：一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
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
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卻。錯所更

令三十章。諸侯皆誼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
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
口議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
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
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
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素盜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
東市。歸有光曰：漢書言鼂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
史記不載，或是傳致之詞。蓋廷尉奏獄難用削地
為罪也。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正義曰：孔文
祥云名先為校尉，擊
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
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讚曰：道由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
萬曆二年刊。已亥。卷四十一。吳楚四百五十五。」

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龜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正義曰：深州城固縣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秦益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為質，引義愴

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時也。直其世得騁其才。時以變易

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

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今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

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按二語最中錯病。益之說錯實召之。反

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史記一百二

引及居... 堵陽人也。索隱曰韋昭堵音堵又字季

有兄仲同居以訾為騎郎。蘇林曰霍錢若出穀也如淳

待郎。索隱曰訾音子移反。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

曰父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

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正義曰至官表云謁者掌

六百石也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

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

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

釋之從行登虎闕。索隱曰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索隱曰

萬曆三年刊 史記長馬川事記 卷一百一十二 竹里 四百九十三

上林有八卷十餘尉百十餘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
官志云尉秩三百石
圈畜夫正義曰掌虎園百官表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
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
當若是邪尉無賴張晏曰才無可恃乃詔釋之拜畜夫為上林
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
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
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
口豈數此畜夫諛諛索隱曰漢書作利口捷給狀且秦
以任刀筆之吏更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
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

土崩今陛下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
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
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畜夫上就車召釋之參
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
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
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於是釋之追止
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
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
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
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如淳曰居高
臨垂邊曰廁

萬曆三年刊
行卷五百六十一

也蘇林曰廟邊側也章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

昭曰高岸夾水為廟張晏曰慎夫人

新豐道揚慎曰此一曰此走邯鄲道也邯鄲人也如淳

曰走音奏。索隱曰案走猶向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索隱

歌聲合於瑟聲相依倚也意慘悽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

為槨用紵絮斷陳絮漆其間徐廣曰斷一作錯駟按漢

間也。索隱曰絮音息慮反絮音女居反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

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郄張晏曰錮鑄也

山迴顧南向故云南山。索隱曰案大顏云北山背石

肌理細密堪為碑柳至令猶然故秦本紀云作阿房作

之意張曼殊失其旨也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

又何戚焉按他日文帝治陵裁令文帝稱善其後拜釋

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索隱曰渭橋有二所一在

橋一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渭城西止咸陽路曰西渭

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淳如

縣人曰長安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

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如淳曰蹕止行

浩云當謂處其罪也案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文帝怒

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

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

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

黃曆三年刊 已長馬... 三 漢平五百廿二

一人別作此人

使立誅之則已

按法不可重獨可立誅乎

今既下廷

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

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

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

無重廷尉字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

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

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

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如淳曰似然以逆順為

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

陵一杯土索隱曰杯音步侯及案禮運云汗尊而杯飲

杯

故以取土譬者蓋不欲言盜開長陛下何以加其法乎

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

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漢書作啓啓者景見釋之

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

景帝立釋之恐索隱曰景帝為太子時稱病欲免去懼

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幸見謝景帝不

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

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鞮

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

尉使跪結鞮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

考以當為勺屬上讀
姑存其說

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轡，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孝事文帝。開。索隱曰：案謂為郎署之長也。文帝輦過，索隱曰：謂乘輦過郎署也。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索隱曰：小顏云：年老矣，何乃自為郎？怪之也。家安在？楊慎曰：寫文帝謾問與當為郎怪之也。時感慨中語耿耿如對。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

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

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

將。徐廣曰：一云官士將。師將也。索隱曰：案國語闔閭卒百人為徹，行亦皆皆官師。賈逵云：百人為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

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如淳曰：說良善也。

而搏髀。按：搏，刺擊也。音博。髀，股骨也。音陛。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

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解見前篇。陛下雖得廉

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

眾辱我，獨無閒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

時，匈奴新大入朝那。索隱曰：上音朝，遙下音乃。何反。縣名，屬河西安定也。殺北地

萬曆三年刊。史記長馬列傳四十一。五。鄧溪五百四十一。

擾別作覆

都尉昂。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
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
而推轂，曰：闔以內者，韋昭曰：此郭門之闔也。門中概曰闔。寡人制之，闔以
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
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
士。索隱曰：案謂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租也。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
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索隱曰：案六韜書云：有選車之法，十穀騎萬三千。索隱曰：如淳云：穀，有選車之法，十穀騎萬三千。索隱曰：如淳云：穀，
士十萬。服虔曰：良士，自百金也。或曰：自百金言重。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
澹林。索隱曰：崔浩云：東胡，九之先也。國在匈奴之東，故云。東胡一本作澹檻。西抑疆秦，南

五乃

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
王遷漢書作最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漢書作最
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
漢書曰：尚，槐里人也。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索隱曰：案漢
入為私奉養，服虔云：私廩假錢是也。或云：官所別廩給也。漢書私養錢上有出字。五日一推牛
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
不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索隱曰：案
謂庶人之家子也。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
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索隱曰：案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
人伍伍相保，不容奸詐也。故行不行，謂故命終日力戰
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一歲也。故與產同。

萬曆三年刊

已巳長官刊

六

漢五百四

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實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大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班固稱楊子曰。孝文帝親訓。帝尊以信。臣誠愚觸忌。亞夫之軍。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敬。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士。軍之。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劉辰翁曰。此三字他人所不。必者孰知其切于傳聞與。紀載。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終 史記一百二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高祖東

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

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

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

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正義曰：顏師古云：中涓官

主通書謂出入命也。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索隱曰：小顏云

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長安記戚里在城內。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

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

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

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

張晏曰以其恭敬履

度故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

徐廣曰一作廣

譚之正義曰顏師古云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也

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

作訓

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

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

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

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吏來歸

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

坐對案不食

索隱曰譙音才笑反譙讓責讓也便坐非正坐處也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義亦

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

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

曰聲和貌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

上前其執喪衣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

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

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

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

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

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

文穎曰郎五日一下

入子舍

索隱曰小顏以為諸子之

舍若今

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浣滌

呂靜曰據

音威豆駟案蘇林曰踰音投賈逵解周官蠹虎子也窬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窬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

萬曆二年刊

建馬字
字別作者

慶策數馬

本空中如曹謂之齋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袖衫為侯
審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索隱曰中裙近身衣也
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建為郎中令事有
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
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徐廣曰陵一作鄰。索隱曰
小顏云陵里名在茂陵非
長安之
戚里也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
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
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
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
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
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

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
乃四不足一。正義曰師古云馬字下曲上譴死矣甚惶
者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上譴死矣甚惶
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大僕御出
止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
中最高簡易矣然猶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
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
羣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
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趙周坐
耐金免制詔御史萬石
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
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

萬曆二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三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案隱曰：案小顏云：無公名數者，今之無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

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建陵縣故城在沂州。丞縣界大陵縣城在并州文水縣北。爾時屬代故言代大陵人也。綰以戲車為郎。應劭曰：能左右趨乘

萬曆二年刊也。已行官刊專記三

也如淳曰櫟機轉之類。索隱曰案今亦有弄車之戲是也。事文帝。功次遷為中郎

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

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

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索隱曰：不譙

責衛綰曰：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遂而問

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

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

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

六，劍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

移言劍者人之所好，故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

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

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腸。索隱曰：案小顏云：心乃拜

綰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

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為建

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蘇林曰：栗太子舅

屬卿具上以為綰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

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

久之，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朝奏事，如

職所奏。索隱曰：以言但守職分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

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

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縮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素隱曰案塞國名今桃林之塞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亡意

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

徐廣曰漢書云補為長夫者無文帝稱舉四字朝廷見人或毀之曰不疑狀

貌甚美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

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脩吳楚時功乃封不疑

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

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好立

名稱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索隱

曰漢書作彭祖坐酎金國除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正義曰任城兖州縣以醫

見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

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

服虔口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索隱曰小顏云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之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常衣敝補衣澣浣期為不絮清索隱曰謂心中常期不絮之服則期是故

萬曆三十四年刊

常別作裳恐非

之意也。小類人弱。所以是得幸景帝。入計內於後宮。祕者為小。務以藉其屏。戲索隱曰。謂後宮中。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正義曰。顏師古云。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案隱曰。歐音烏。安丘侯說之。庶

子也。徐廣曰。張說起於方。案隱曰。與縣從高祖入漢。孝文時。以治刑名言。案劉向

別錄云。中子學說。刑名首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說者云。刑名家。即太史公所著

六家之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

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

史大夫。自歐為史。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

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按卻者

釋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

也。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

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

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

微巧而周文處調。正義曰。不疑學老子。恐人知其吏跡。微巧也。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處

一言下有曰

調也。按不疑償同舍金不辨盜嫂亦微巧事仁君子
衣敝補期不潔清亦處諂事然文不逮塞侯遠甚君子
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終 史記一百三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

索隱曰字少卿陘音刑縣名屬中山

其先齊田氏苗

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叔為人刻廉自喜。

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

王以為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

反代。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十年代相陳豨反漢七年。

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

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

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血。

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索隱曰案謂死而虫出也左傳齊桓死未

莽丑流於戶外是也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

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弒上會事發覺徐廣曰九年十

二月捕貫高等也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

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梟三

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

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為宣平侯乃

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

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會

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

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止

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

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

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

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

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

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

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

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

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弟

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

萬曆三年刊

易卷四百三十六

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後數歲，赦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索隱曰：搏，音博。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

為惡而相為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

好獵。

正義曰：魯共王景帝子都，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

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

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

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

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數

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為郎中。數歲為二千石丞

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正義曰：漢丞相遺御史

河南河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拜為京輔都尉。正義

官表云：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服虔云：皆治長安城中。月餘，上遷

拜為司直

正義曰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也

數歲坐太

子事

謂太子

時左丞相自將兵

徐廣曰劉屈氂時為丞相也

令司直田

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

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

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

安樂陽人也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留求事為

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

索隱曰言口名數隸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刻

道近山

正義曰盩厔縣西南開駱谷道以通梁州行谷有棧道也

安以為武功小

邑無豪易高也

安留代人為求盜亭父

郭璞曰後為亭卒也

亭長

正義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也

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

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眾人皆喜

曰無傷也任少卿正義曰少卿安字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

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為不來乎諸

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為三老

正義曰百官表云十亭一鄉鄉

有三老一人掌教化也

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長

正義曰百官表云萬戶已

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也治民坐社行出

游其帳不辦斥免乃為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為

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鬻馬。兩人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人我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躡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貝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爾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

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士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

問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刺史。正義曰：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都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按若今，浮訪按察六條也。以田仁為丞相長史。正義曰：百官表云：丞、相、長史，秩千石。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也。杜杜周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

也。謂石慶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諱口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上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詭以仁為能，不畏彊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徐廣曰：暴勝之為御史大夫。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誼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

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按此際二人亦難處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奸邪。索隱曰：任安手邪。舍友伴謂不傳事何也。傳者附任安。警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為愛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索隱曰：謂太甲也。書上聞。武帝以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為祟。故汜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終

史記一百四

萬曆三年刊 史記田叔列傳四十四 七 吳廷

史記目次及傳目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五

正義曰此傳是醫方合與龜策日者相次以淳于意孝文帝時醫奉詔問之又為齊太倉令故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引為傳首太倉公次之也

扁鵲者

正義曰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為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

曰盧勃海郡鄭人也

徐廣曰鄭當為鄭醫也勃海郡鄭縣名今屬河間姓秦氏名越人

少時為人舍長

索隱曰劉氏云守客館之師故號云舍長也

舍客長桑君過

索隱曰隱者蓋神人也

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

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問與語曰正義曰問

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

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

萬曆二年刊

史記目次及傳目

史記一百五

索隱曰案舊說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及乃竹木上水取之以和藥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也

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

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索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牆見彼邊之人

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正義曰五藏謂心肺脾胃三焦也王叔和脈經云左手脈橫癥在左右手脈結上部者濡結

右脈頭大者在上頭小者在下兩手脈結上部者濡結

中部者緩結三里者豆起陽邪來見浮洪陰邪來見沉細水穀來見堅實特以診脈為名耳

索隱曰診劉氏音陳忍反司馬彪云診占也為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

扁鵲當晉昭公時索隱曰案左氏簡子專國在定頃二公之時非常昭公之世且趙系家敘

此事亦在定公之初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

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按此段已見趙世家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

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

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

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

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

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

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

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

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

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

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

萬曆三年刊

鄧漢四百六十二

射之中。罷。罷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索隱曰案傳玄云虢是晉獻所滅先此百二十餘年此時焉得有虢按虢後改稱郭春秋有郭公蓋郭之太子也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索隱曰喜好也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

索隱曰蹙音厥。正義曰釋名云扁鵲曰其死何如時。蹙氣從下蹙起上行外反心脅也。扁鵲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收謂棺斂也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索隱曰音史附應。劭云黃帝時將也。治病不以湯液醴灑。正義曰山解反。鑿石橋也。引案。杭毒熨。索隱曰鑿音仕咸反。謂石針也。橋音九兆也。杭音玩亦。謂按摩而玩弄身體使調也。毒髮謂毒病之處以藥物熨也。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索隱曰音束注反。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肺之原出於大淵。心之原出於太谿。肝之原出於太衝。脾之原出於太白。腎之原出於太谿。少陰之原出於太衝。膽之原出於丘虛。胃之原出於太谿。陽三

萬曆二年刊
卷之五
三
六

焦之原出于陽池膀胱之原出于京骨大腸之原出于全谷小腸之原出于腕骨十二經皆以輪為原也按此

五藏六府之輪也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徐廣曰揲音舌

索隱曰搦音女爪幕正義曰以爪決其闌幕也滯沔腸胃漱滌五

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

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

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為方

也不待切脈正義曰黃帝素問云待切脈而知病寸口六脈三陰三陽皆隨春秋冬夏觀其脈之

變則知病之逆順也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

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正義曰八十一難云陰病行陽陽病

行陰故云募皆在陰俞在陽楊玄孫云腸為陰五藏募皆在腹故云募皆在陰肯為陽五藏俞皆在背故云俞皆

在陽內藏有病則出行於陽陽俞在背也外體有病則入行於陰陰募在腹也針法云從陽引陰從陰引陽也

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按惟論得

其陰陽故身不出千里而千里之外來決者甚衆不可曲止之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

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

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曠舌橋然而不下

乃以扁鵲言入報號君號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

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

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按寡臣謂太子有先生則活

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嚔唏

服臆索隱曰上音皮力反下音億寃精泄橫流涕長潛徐廣曰一云言未卒因涕

泣交流噓唏不能自止也。索隱曰音山長潛者謂長垂淚也。忽忽承映。索隱曰音也承映言淚恒也。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垂以承於睫也。

病所謂尸魔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正義曰八十一反陽脈見者為陽入陰中是陽乘陰也。脈雖時沉瀆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脈居陽部而陰脈見者是陰乘陽也。脈雖時浮滑而長此謂陰中伏陽也。胃水穀之海也。續緣。正義曰上音直延反。續緣謂脈纏繞胃也。

中經維絡。徐廣曰維一作結。正義曰八別下於三焦。勝胱。正義曰八十一難云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中。腕不上不下也。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也。中焦在胃口也。勝胱者津液之府也。溺九升九合也。是以陽脈下

遂。徐廣曰陰脈上爭。正義曰素問云陽脈下遂。會氣閉。而一隊。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府會太倉藏會季脇筋會

而不通。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府會太倉藏會季脇筋會

淵氣會三焦。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

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正義曰素問云破

陰絕陽之色已廢。徐廣曰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

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節蘭者橫節陰支蘭臍

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魔中之時

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

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索隱曰鍼昔針厲謂磨也。砥音

也。五會謂百會。會聽會氣會臍會也。有間。太子蘇

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

脇下。索隱曰案言五分之熨者謂熨之令溫暖之氣入

萬曆二年刊。史記扁鵲傳四十五。付。五百三十三

五。付。五百三十三

五。付。五百三十三

五。付。五百三十三

五。付。五百三十三

五。付。五百三十三

五。付。五百三十三

五。付。五百三十三

五。付。五百三十三

五。付。五百三十三

人當時有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
此方也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
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
之索隱曰案傳玄云是時齊無桓侯裴入朝見曰君有
疾在腠理正義曰謂皮膚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
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
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
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
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
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

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
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
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
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唐順之曰接能
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
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徐廣曰所病故病有六不治驕
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
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
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
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

萬曆三年刊
宋桂 四百零四

雜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索隱曰：痺，來入成音。必二反。

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唐順之曰：及隨俗為變。細事周匝。

秦太醫令李醢。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

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

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正義曰：百官表云。公乘第八爵也。願師古云。言其得乘公之車也。

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

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

病。正義曰：八十一難云：五藏有色。皆見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也。知人死生。決嫌疑

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

然左右行遊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

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

安。索隱曰：傳音竹。意有反。傳乘傳送之。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

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索隱曰：緹

音啼。縈音乃。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

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

徐廣曰：雖欲改過自新。且追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

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

此歲中。亦除肉刑法。正義曰：漢書刑法志云：孝文帝即

二左右趾一凡三。班固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遷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燒荒。小

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請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
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
一緹縈不如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

主名為誰此二句似衍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

能治病者徐廣曰一作為亦治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

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

何如其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

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徐廣曰意年二十六得見師臨菑元里

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

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

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

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

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

色診奇咳奇音羈咳音該。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奇經

有督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八者皆不拘於經故云奇經

八脈也顧野王云咳當寅也又云咳指毛皮也。楊慎

曰奇咳與奇脈同漢書藝文志有術揆度陰陽外變藥

五音奇脈蓋奇秘之數非常術也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

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

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

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

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內發於

腸胃之間。後五日當嚕腫。反下之勇反。後八日嘔膿。

正義曰。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

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徐廣曰。而靜。徐

女東反。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

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徐廣曰。而靜。徐

作清。此內關之病也。內關。呂廣云。脈從關至尺。澤名內

也。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經云。來數而中止

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者。名曰代。代者。死素問云。病在心

愈在夏。甚於冬。病在脾。愈在秋。甚於春。病在肺。愈在冬

其病在肝。愈在夏。甚於秋也。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

病也。代則絡脈有過。正義曰。素問云。脈有不及。有太過

過也。八十一難云。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當見九分。而

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為覆。為內

內格。此陰乘之脉也。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脉當見一寸

而沉。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為覆。為內

關。外格。此陽乘之脉也。故曰覆。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

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

五日而嚕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

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

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徐廣曰。

下章曰。用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也。正義曰。王

叔和脉經云。分別三門。鏡界。脉候所主。云從魚際至高

骨。却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其骨自高。從寸至尺。名曰

尺。澤故曰尺。寸後尺。前名曰關。陽出陰入。以關為界。陽

出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陽生於尺。動於寸。陰生於寸。動

於尺。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竟手關。主射中焦。腹及

焦少腹。至足也。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

萬曆三年刊。黃里五百平五。

界而齶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

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忤食飲

索隱曰忤音疑乞反忤者風痺忤然不得動也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

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

診其脈心氣也濁徐廣曰一作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

脈去曰脈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

重陽索隱曰上音直隴反重陽者邊心主徐廣曰邊音唐邊者溢也謂病

溢心者猶刺其心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

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眾醫皆以為厲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

曰湧疝也索隱曰上音勇下音訕所諫反令人不得前後洩索隱曰洩音所留反

循曰不得前後洩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

洩再飲大洩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

其脈時右口氣急徐廣曰右一作有。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右手寸口乃氣口也脈

無五藏氣右口也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為

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

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
信曰唯然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嘗橋
梁頗壞信則擊音車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
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
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為之液湯火齊逐熱
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
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
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
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徐廣曰一作龍在太陰脈口
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

為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脈索隱曰痺病也音宜臍音

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洩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

之流汗出滌索隱曰劉氏音巡滌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

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

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脈大而堅病出於腎也浮之而大

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索隱曰跗方符反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痺

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
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
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
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平謂春肝木王其脈細而長夏心火王其脈洪大而散六月脾土王其脈大阿阿而緩秋肺金王其脈浮濡而短冬腎水王其脈沈而滑各平脈也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

一絡

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正義曰素問云胃絡也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正義曰少音式妙反王叔和脈經云脈急痛少腹痛也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索隱曰劉氏音加雅反舊音退鄒氏音嫁。正義曰龍魚反圖云犬狗魚鳥不熟食之成瘕痛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八十四 仲高五百三十一

弱其卒然合

徐廣曰一云來然合

合也是脾氣也

正義曰素問云疾病之生於五

藏五藏之合合於六腑肝合氣於膽心合氣於小腸脾合氣於胃肺合氣於大腸腎合氣於膀胱三焦內主勞

右脈口氣至緊小見瘦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

陰俱搏者

正義曰如淳云音徒端反素問云左脈口曰少陰少陰之前名厥陰右脈口曰太陰此三

陰也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

三陰搏瘦血如前止

徐廣曰前一作筋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為寒中臣意診其

脈曰迴風

迴音洞言洞徹入四肢。索隱曰下云飲食下監輒出之是風疾洞徹五藏故曰迴風也

迴風者飲食下嗑

音益謂喉下也

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

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

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嗑而輒出不留者法五

日死皆為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

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即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

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胃滿即為藥酒盡三

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

脈時風氣也心脈濁

徐廣曰一作雨

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

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汗出伏

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澆水也

索隱曰澆

音士咸反

萬曆三年刊

三

程謹四百五十一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徐廣曰於一作奴蓋女衆醫皆以爲風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溲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爲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

故濟止王阿母。徐廣曰一作齊王。索隱曰案是王之姊母也。自言足熱而懃。

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索隱曰言尋即已止也。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胛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爲方。多伎能。爲所是案法新。徐廣曰所一作能。謂於舊方技。能生新意也。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索隱曰案當今之四千七百貫也。曹偶猶等輩也。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爲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廁。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

萬曆三年刊

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齟齬正義曰上丘初反釋名云齟齬也蟲齧之缺朽也臣意灸其

左大陽明脈即為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

得之風及卧開口食而不嗽

留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索隱曰乳音人喻反乳生也來召臣意臣

意往飲以葭礪正義曰葭音浪名二音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臣意

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

血如豆比五六枚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

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脈學臣意所臣意即

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萬塞不通

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

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

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

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按奴字似衍而謂之曰公奴

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

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

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徐廣曰殺音蘇葛反察之如死青之莖眾醫

不知以為大蟲索隱曰即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

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

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正義曰蹶逆氣上也為重頭痛身執使人煩懣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索隱曰音撫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計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言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

脅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

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正義曰濡溺也此所謂腎痺

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

徐廣曰倩者女婿也駟案方言曰東齊之間婿謂之倩郭璞曰言可假倩也○正義曰倩音七姓反見建

家京下方石徐廣曰京者倉廩之屬也即弄之建亦欲効之効之不

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

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

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

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眾醫皆以為寒熱也

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索隱曰謂以

竄音七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

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

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

子不可得也

臨苗汜里女子薄吾病甚索隱曰衆醫皆以為寒熱篤

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蛻瘕索隱曰音饒積音遠

蛻瘕為病腹大上膚黃羸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

華一撮即出蛻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蛻得之於

寒溼寒溼氣宛音篤不發化為蟲臣意所以知寒薄吾

病者切其脈循其尺正義曰王叔和云寸關尺寸謂三

寸關尺共有其尺索刺羸而毛美奉髮索隱曰言循

手而羸徐氏云奉一作奏非其義也又云是蟲氣也其

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

飲食下噎輒後之徐廣曰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

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

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

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索隱

即宮閣都尉掌之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曰以為迴風

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洩血死即後十一日洩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索隱曰番音芳袁反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

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洩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洩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洩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

衡合色脈徐廣曰合一作占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

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

不加悍藥及饒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索隱曰辟音必亦反

猶聚也而宛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

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

為重困於俞徐廣曰音始喻反忿發為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

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索隱曰按缺盆人乳房上骨名也此謂論之大

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廬以文帝十六年為齊王

眾醫皆以為蹙臣意診脈以為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

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

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八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

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

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

意謂之病苦杏風索隱曰風病之名也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

瘖徐廣曰一作瘖音才亦反索隱曰瘖者失音也讀如音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

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

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徐廣

曰反一作反一切之得腎反肺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索隱曰項姓處名臣意診脈曰牡疝索隱

曰色 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母為

勞力事。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踖。韓廣曰一作

上于六反下九 要麗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

當旦。日夕死。索隱曰案旦即日也 即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

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

絡者，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

多，又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

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脈法，以起度

量，立規矩，懸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

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

之。索隱曰數音色住反謂術 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

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

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

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

法，以故至今知之。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

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

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

萬曆二年刊 史記卷之八十五 扁鵲傳第五 二 吳金四百一十三

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徐廣曰齊文王也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為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徐廣曰時諸侯得自除吏故移名數左右不脩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為非病也以為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

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

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卧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徐廣

董謂深藏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

董一作董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

論之以為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

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

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貨徐廣曰一作貨法不當

砭灸砭灸至氣逐

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

受慶家富善為醫不肯為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

史記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三
胡李
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

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

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

為古傳方索隱曰謂好能傳得古方也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

方化陰陽及傳語法徐廣曰法一作五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

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所索隱曰言於意

所不愛惜方術也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

也悉與公母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

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聞處臣意深論

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

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

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索隱曰案年中時也楊中

倩不肯按中倩即慶也光與慶有親故以此稱索隱曰人姓名非也曰若非其人也

胥與公往見之徐廣曰胥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

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

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索隱曰謂

術數也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即為書以意屬陽慶以故

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

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徐廣曰一作昆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徐廣曰一作麟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正義曰素問云奇經八脈在來當論俞式正義曰式喻反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鏡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

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按意對太詳恐非太史法然又非褚先生所能竟也漢史具藏其本褚對而錄之耳不然則太史未暇精刪也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終 史記一百五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之八十一 扁鵲倉公列傳

吳王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六

索隱曰五宗之國俱享大邦雖復逆亂萌心取汗朝典豈可謂非青社之國哉淮南猶有後不絕衡山亦其罪蓋輕安得止其王國不上同五宗三王列於世家其吳濞請與楚元王同為一篇淮南宜與齊悼惠王為一篇。唐順之曰此傳到底只叙一事。

吳王濞者

索隱曰濞音披位反

高帝兄劉仲之子也

徐廣曰高帝仲名喜

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為郟陽侯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斬西會

黃曆三年刊

史記卷一百六

黃曆五百廿一

布走荆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
壯王以填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沛而封拜濞
也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招之謂曰若
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索隱曰拊音撫告曰漢後
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
劭曰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秦始皇東然天下同姓為
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
定郡國諸侯各務自附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索隱曰
鄱即後改曰故章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按漢書益
稱豫章行字也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國

用富饒孝文時吳太子入見索隱曰姚氏案楚漢春秋
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
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
歸葬至吳吳王愠曰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
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
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
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
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濞
不得行使人代已致請禮也索隱曰音淨孟說非也
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
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張晏曰喻人君
不當見盡下之

私。索隱曰：案此語見韓子及文子。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賈。服虔曰：以當為更卒出錢三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者，雇其庸，隨時月與平賈也。索隱曰：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賈者，謂為踐更，合自出錢。今王欲得人心，乃與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如淳曰：訟，公也。正義曰：訟，音容，言其相容，禁止不與也。如此者四十餘年，以故能使其眾。鼂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

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索隱曰：即者，就也。煮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服虔曰：服舍，在喪次而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

廣曆三年刊
王莽四頁上

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索隱曰：漢書作常山。

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

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急諸侯無足

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韋昭曰：故為齊。

分為國者膠東、濟北之屬。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詭膠西王。索隱曰：詭音徒。

烏友。劉辰翁曰：詭字佳。漢書改無文書，口報曰：吳王

作口說則下無文書，口報字贅矣。無文書，口報曰：吳王

不肖，有宿夕之憂。劉辰翁曰：宿夕，兩字便

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與於茲，飾於

邪臣，奸小善聽讒賊，擅變吏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

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祗糠及米。』索隱曰：案言祗。

糠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也。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

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

見疑，無以自白。今脇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

爵事有適，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師古曰：言其本此罪不合削地。

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同惡相

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

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

億亦可乎？王瞿然駭曰：索隱曰：劉氏懼音九具反。寡人何敢如是。今

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

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

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
聖人之所以起也。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為討。外隨大王
後車。彷彿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
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
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
天下可并。兩王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
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為使。使於膠西。而結之。膠西羣
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第
令事成。兩王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為漢郡什
二。而為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文穎曰。王弗聽。遂

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
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諸侯既新削。懼恐多。
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
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
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按漢書作背約。城守是後乃自
殺。齊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
西為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
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
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
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

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
起兵於廣陵徐廣曰荆王劉賈都吳吳王移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
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
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如
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得嗣王
志將不滿故誘與友○按發端云委難首于六國也
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
繫訊治以僇辱之為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
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
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
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

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
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音直長沙者因王子定
長沙以北索隱曰案謂南越之地與長沙地相接西走
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正義曰越東
越楚淮南三王與吳王共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
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
定代雲中博胡眾索隱曰博音專謂專統領胡兵入蕭關走長安唐順
七國攻漢臣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
形勢如此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
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

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為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常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劉辰翁曰此篇語意傾人亦非後來所有寡人

金錢在天下者。徃徃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徃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徃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藥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素盞。素盞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鼂錯調兵。筭軍食。上問素盞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為也。素盞對曰。吳

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
且輔王為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
人故相率以反按姦故緩辭以尉帝將以售其殺錯之謀鼂錯曰素盜策之
善上問曰計安出盜對曰願非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盜
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
卒問盜盜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
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削奪之地故以反為名西共
誅鼂錯按漢書作以故反名錯更順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
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
俱罷按漢殺錯解七國以求罷兵甲亦甚矣盜欲快私讐不顧國體後說不售當誅獲幸免者帝失刑也

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
盜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盜為太常吳王
弟子德侯為宗正徐廣曰名通其父名廣盜裝治行後十餘日上
使中尉召錯給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素盜
奉宗廟宗正輔親戚師古曰太常奉宗廟指意宗正輔以親戚論說使告吳如
盜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
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素盜來亦知其欲說已笑而應
曰我已為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盜而留之軍中欲劫
使將盜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盜得夜出步亡去走梁
軍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劉孟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言李德安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樂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饒道彼吳梁相敵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正義曰在曹州城武縣東北輕兵絕吳饒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竒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

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竒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師古曰多佗利害謂事不測非重言畏反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劉辰翁曰此少將名言天下大計也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揚日推鋒謂一往不復顧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也魏知利鈍正在此

軍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按言專差未度淮諸賓見失二將軍計也客皆得為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磨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正義曰城陽國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

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

發背死唐順之曰劇孟鄧都尉田祿伯桓將軍周丘皆奇士亞夫能用鄧都尉之策則成吳不用田祿

伯桓將軍之策則敗存亡安危在所與謀信哉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

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天

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

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甲等

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

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辜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私

錢滯亂天下錢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

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

濟南王辟光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為暴虐今印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國者物皆為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正義曰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放釋也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

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

軍徐廣曰楚相張尚諫王而死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

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

絕卒饑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

果從西止入吳大敗士卒多饑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

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東越正義

曰丹徒潤州也東越將兵從吳在丹徒也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

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即

使人縱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戰謂之縱索隱曰盛其頭

馳傳以聞索隱曰張勃云吳王濞葬丹徒縣南地名相唐吳王子子華子駒亡

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
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
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跣席
橐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
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
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頹當徐廣曰姓
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
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奉
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於窮國。敢請菹醢
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

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黽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
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
發兵。且以銖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
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
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
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
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徐廣曰一國除納于漢
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
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
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為楚

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索隱曰省者減也。謂父

能薄賦斂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

技發難。索隱曰謂與太子爭博。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鼃

錯為國遠慮禍及近身。秦益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

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

吳邪。母為權首反受其咎。豈益錯邪。劉辰翁曰贊有惜

民也。太史公懲吳之逆亂謂先王山澤不以封不可為井田以業

故豈其然哉。昔齊之封實負東海魯之封實環太山。山

澤之名且大者孰加于是。而齊魯卒為望國抑何異也。

吳王列傳第四十六終

史記一百六

